



工人日報文藝組編 工人出版社印行

蓮 慧

821
10862

新大衆文藝小説叢書

慧 蓮

工人日報文藝組編

CAP 92/10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「書號」8170「頁數」150頁「定價」1700元「冊數」1 10000冊

一九五一年五月北京第一版

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
電報掛號二三七六

•工人日報印刷廠承印•

定價：1700元



目 錄

慧蓮·····	一
金鈴·····	八
母親答應了我·····	三
慰勞袋·····	一五
五十萬和六十萬·····	三
一場小風波·····	六
後方的勝仗·····	三
決不讓機車凍在這兒·····	六
剃了半個頭·····	六

慧蓮

李 慶

水泥廠合作社招考三個女職員，磨房王若的大女兒慧蓮，高小畢業，算盤珠兒撥得挺利落，阿刺伯字母也寫得很乖巧，一考就考上了。

這個十九歲的女孩子，平常在西廠宿舍裏人緣滿好，她是鄉下長大的，十三歲才到廠裏來；那時候全家吃不飽穿不暖，慧蓮就在車站上揀煤核，要不就到廠子外邊地裏拾棉花。十五歲上了扶輪小學二年級，畢業以後，就在家裏幫着媽洗洗衣裳做做飯，剩下的時間，就是給人家做點針線活。

秋天時候，別人給她介紹給廠子裏大窩上的看火工人徐青，

6059

二十歲雄糾糾的小伙子。兩人見了幾次面，印象都不錯。徐青住在村裏頭，生產忙，也不常來找她，還是國慶日廠子劇團演戲，兩人在看戲時候碰了次頭，當着許多人，也沒說什麼話，這合着有小三個月沒見面了。

趕的也巧，慧蓮上班時候，正是一九五〇年除夕，她套了身剛洗的藍布褲褂，端端正正帶着笑，坐在櫃台裏邊了。

合作社新辦了許多年貨，院子裏也宰了兩口豬，正午十二點笛一拉，慧蓮看見廠子大門就像河裏開了口子一樣，人直往外灌，這些人一直奔合作社，衝着她來了。

原來慧蓮管寫購貨單，差不多的人，都認識慧蓮，這個說：「喝，慧蓮上班了，給我寫一袋八一粉。」那個說：「慧蓮，給我寫五斤小磨油。」這個說：「我來兩條恒大，二斤白糖。」那

- 6200

個說：『給咱們秤三斤粉條。』一時買日用品和年貨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人，把慧蓮圍了個水泄不通。她仍然微笑着，她心裏這樣想：『咱第一天上班，就趕上過年，買東西的這麼多，一定要沉住點氣，別亂了台。』她的鉛筆在購貨單上很麻利的寫着，有時輕巧的撥一下算盤珠，最後嘶的一下把購貨單扯下來，含笑遞給面前的熟人：『郭大叔，給你。』人們都嘖嘖稱讚着：『慧蓮幹這個，可真是把好手。』有時候慧蓮猛的一抬頭，許多人都正在睜着大眼睛看她，她又一微笑。她看見每人手裏都攥着一大捲票子，她才想起，今天發了工資。院子裏頭還有好些個家屬也都在等着買東西，慧蓮心裏一喜，又有些難過，她覺得自己跟這廠子，是心連着心的，三年前的日子，是什麼日子，現在又過的什麼光景，工人的生活提高得這樣快，她興奮的開着訂貨單，左一

袋八一粉，右
一袋八一粉，
也說不清是多
少袋了。一
直忙了二個鐘
頭，人還是不
住往裏湧，她
鬢角上微微有
些汗，可是
却越寫越來勁了。

櫃台外邊擠進了許多家屬，夾雜着孩子的叫喊，慧蓮一眼看見馮也來了，手裏提着豬肉白菜，擠到櫃台旁邊向慧蓮說：『孩



子，你爸爸發了工資，你把架上那花條條布拿下來，我看看再給你做個大棉襖吧。」

「不，」慧蓮擺了擺手：「媽，甭做了，我不是有大棉襖嗎？」

「日子越過越好了，多做個大棉襖算什麼？」慧蓮媽急着說。

「王嫂，」旁邊劉師傅的老婆指點着說：「給你們姑娘扯那個藍格呢的料子多好啊。」

到末了，慧蓮媽扯了一丈六藍格布，歡歡喜喜的走了。好容易到了四點，人才清靜點，慧蓮微笑着喝了點白開水，趕忙把算盤拿來，想查查賬，忽然櫃台外面有人說：「給我寫兩支金星自來水筆。」這聲音怎麼這麼熟悉呀？一抬頭，是徐青。見他紅紅

的臉，穿一身新衣服，喜氣洋洋的站在自己面前了。

快三個月沒見面，慧蓮非常歡喜，剛要說話，徐青說：『你今天上班了，生意好吧？』

『忙極了。』慧蓮笑着，給他開好購貨單，徐青把兩支自來水筆拿起來，心愛的看着，接着要了點藍墨水，在一支筆的紙盒上，寫了四個字。慧蓮問：『幹嘛還買兩支呀？』徐青笑嘻嘻的說：『這支送給你。』說完把寫上字的那支筆擱在慧蓮根前，就跑出去了。慧蓮拿起筆，看見盒子上面，寫着四個字：『臨別紀念』。心想這是怎麼回事呀？正好旁邊的售貨員劉蘭跑過來，看了笑着說：『徐青參加軍事幹部學校，已經批准，明天就要上北京啦，你還不知道嗎？這是人家送給你留紀念的東西。』

真慧蓮是又驚又喜，徐青被批准參加軍幹學校，太光榮了，

自己還蒙在鼓裏頭呢。

她興奮的站起來，看了看貨架上的東西，少了好些個。她快活的挑了一個背包，一套絨衣絨褲，一件打球的運動衣，最後挑了一些信封信紙，還有一本學習日記，算了算，一共七萬二千



元。從劉蘭那兒借了錢，歸清賬。五點笛一拉，她就急急出了合作社，懷着顆興奮和喜悅的心，在暮色蒼茫裏，直奔向徐青住的那個小村去了。

金 鈴

蕭 雲

有一天，我們鎮上開了一個大會歡送志願赴朝參戰的青年。剛要散會的時候，忽然來了一個拄着雙拐的女孩子。看樣子也不過十八九歲，穿一身新布棉襖，頭上罩着手巾，只是下面短了半截腿。她一拐一拐的走着喊道：『不要散了！不要散了！我要向大家說幾句話。打美國鬼子我也要參加。』大家都扭回頭來看她，她走到台邊，拍着那半條腿說：『你們看看我的腿，爲了這半條腿，非打美國鬼子不可，要求你們答應讓我到前線去。』這是誰呢？旁邊有人輕輕的說：『她不是在車站上賣煙捲的嗎？』這時有一個人上台大聲吼道：『老鄉們，這個女同志的腿，就是

被美帝國主義者害的！」隨後他又向那女的說：「金鈴，你上台來，把美國鬼子壓斷你腿的事說說，叫大家聽聽，美帝是怎樣殘害咱們的。」一陣掌聲，她拐着走上主席台，講述她被害的經過。

「我叫金鈴，抗戰開始的時候，爸爸被日本鬼子害了，哥哥出外沒有音信。日子沒法過，媽媽便帶着我和小弟弟，投奔到舅父家，舅父在鎮上車站扛腳。誰知我們到這裏時，舅父早已被日本鬼子抓勞工抓走了。只剩下舅媽母子二人。大家見面哭了一場，娘兒幾個便在一起生活了。媽和舅媽幫人家縫縫補補，在站上賣茶；我和表弟小順子在車站上揀煤核。幾口人就這樣飢一頓飽一頓的苦熬着。

『不久日本鬼子投降了，誰都高興痛快。滿指望哥哥回來，我們回家種地。誰知道隔了幾天來了很多美國兵。他們歪戴着帽

子，嘴角插着煙捲，鼻子上架着綠色眼鏡，真像個大蛤蟆精，滿街亂撞，一點規矩也沒有。

「一天我和小順子他們七八個孩子在站上揀煤核，正打算回去，忽然從小站台上走來四五個美國兵。他們一邊混鬧，一邊哄笑，吓的我們趕緊往回跑，可是不見了小順子。急的我直跺腳，四處瞭哨喊叫，怎麼找也不見。這時有個孩子說：「你們看美國鬼子那是幹什麼？」我定神一看，原來是小順子被兩個鬼子平提起來，又舉到空中，左右來回搖擺。小順子怕的尖着嗓子喊：「姐姐！姐姐！」美國鬼子却哈哈大笑，就像玩球一樣，從這個鬼子手裏扔到那個鬼子手裏。我一看掉在地上就得摔死，急的我身上直出汗，再也忍不住了，我就一邊喊一邊向鬼子兵奔過去：「你們吃飽飯撐的，爲什麼吓唬他。」但那羣牲畜，見我越着急

越鬧的厲害，最後使勁一扔，把小順子扔下海河去了。回頭又向我撲過來。我返身便跑，兩個鬼子狼似的追上來，我一邊拚命的逃，一邊嚷：「救命！救命！」猛覺得我的衣角被那美國狼抓住了，這時我想起賣煙捲的小紅被他們強姦的事，駭怕的我快要暈過去。幸虧衣服是破的，我用力一躍，扯下一塊布來，總算逃脫了。我正穿過車道時，一列火車從左邊開來，只覺得一陣風捲來，一個大黑怪物向我衝來，我喊了一聲「媽！」便倒在地上，甚麼都不知道了。當我醒來的時候，已躺在鐵路醫務所，才知道我的腿被軋斷了，還是幾個工人把我抬到這裏的。以後回家養了幾個月才能動彈，可是我殘廢了。

『現在美國鬼子又要來糟害我們！我要報仇去！我要拄着雙拐上前線。』

母親答應了我！

楚 奇

參加軍事幹部學校，這個主意我老早就打定了，可是過了新年，我才慢慢把消息告訴母親。因為我知道太突然了，事情一定會鬧僵的。母親現在住在大姐家，姐夫是一個大飯店的老闆，打通母親的思想，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最初我採取引導的方式和母親商量，我說：「媽！你看近來多少青年學生和工人都報名參加軍幹校，電台裏、報紙上一天到晚都在談這些事情，他們的家長聽了、看了該感到多麼光榮啊！」我又談到我小時候家裏貧苦的情形，引起她的回憶，打動她，我說：「雖然你現在住在姐姐家吃穿不愁，我小的時候，